

意犹未尽

那一抹抹武夷红

■罗光辉 文

那一抹抹武夷红,惊艳了岁月,染红了时光,照亮了未来。

风展红旗如画

“今日向何方,直指武夷山下。山下山下,风展红旗如画”

可以肯定,是毛主席90年前挥毫写就的那一抹红把我引进了低谷。

这是一抹什么样的红呢?

六句33个字,沸腾多少热血男儿,激活多少深情目光。

这是一抹喷薄而出,冉冉升起

的红。我在一些诗人的诗句里读过,好像也在哪位画家的笔墨里欣赏过。我能说清楚的,是她的激情和能量。坚定的革命信念,超然的博大胸怀,压倒一切的气势,纵横天下的豪情,从灵魂里涌出。博大、崇高,让人敬畏,让人感佩。

但有一些人,识不得这种红。一见这种红,就害怕,就软塌塌如一团稀泥。

再次相遇这抹红,站在烟火味极浓的崇阳溪畔,我的思绪翩然

如飞……

红军墓

张山头,位于福建、江西两省交界,一座血与火浸染的小山村。

小山村里,上世纪30年代就设有门诊、内科、外科、住院部、西药房、中草药房、保卫部等功能较齐全

的红军中医院。

2016年在村庄的后山上发现一块“红军墓”石碑,1931年立。

三块青砖,一段竹片,一条红飘带,就是一处红军墓。共有1343座。

红丝飘动,山河无言。一条山路,通向红军墓。

刚到张山头,村里的老奶奶给我们递出了瓜子,果子,还有红薯干,是血浓于水的鱼水深情。

门诊部隔壁的屋里有歌声,老乡告诉我,这是“红军洗衣歌”,这首歌当年红军洗衣队爱唱。

我进屋,看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奶奶,她把一盘“乡愁美味”端到我面前。她说她一个人住这儿,说她舍不得脚下这块守护了几十年的红土地。

顺着山路,我继续往前走。一棵耸入云天的树,注视着我。威风、威严,满溢叙说的迫切;大

气,大度,期待聆听的专注。

注视中,她不语,我不言。

青山茫茫,征途漫漫。

下得山头,回头一望,张山头的那棵柿子树,果实累累,映红了张山头,很美!我想起了《英雄战歌》:“为什么战旗美如画,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,为什么大地春常在,英雄的生命开鲜花……”

乌山古寺

一抹红,在乌山古寺闪耀。

古寺,建于唐朝。这里是红军游击队囤兵,练兵的隐蔽之处,又是红十军和红军挺进师从崇安坑口到浦城的必经之地。

方志敏、粟裕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洒下了光辉足迹,岚谷区苏维埃主席刘振明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,闽北纵队司令王文波留下了传奇。

那天,王文波在乌山古寺召开会议,敌人得知消息,包围了古寺,村民急中生智,给他穿上佛袍,戴上佛帽,装扮成扣冰辟支古佛,抬着出庙巡游,游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一段段传世功德,一缕缕历史烽烟,沉淀,再沉淀,变成了活泼的方块汉字,一代代传颂,一代代铭记。

一谷一粒,一衣一靴,浸透了多少智慧和仁爱?多少忠诚与信念?菩提树下,我心怀敬仰。

我的脚步是轻盈的,目光没有蒙尘。

在古朴敞亮的庭院里,一抬头,望见一群鸟儿在天空飞翔。

翠绿的青山,清澈的小溪。我隔着岁月和时空,用自己的身体和脚步,细细触摸和丈量那段故事。

赤石暴动烈士陵园

武夷山赤石渡口的公路边,有一座烈士陵园。

多层的石阶像一座观礼台,放眼望去,渡口的风景尽收眼底。

陵园正面对写着“赤石暴动烈士陵园”,顶端立有一座石屏风,石屏风背面有一些文字和数字。

从小,我就对数字不感兴趣。然而,石屏风上的这一串数字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。时间:1942年6月15日至23日,地点:赤石渡口公路旁,烈士人数73位,平均年龄不到25岁,最大40岁,最小19岁,共产党员56位,女性8位,其中姐弟一双,夫妻一对。

这串数字,如一团团火苗,在风中摇曳着。

坑口红军街

走进坑口,眼帘里到处高扬着舒展生命的红。

村部门口立着一块岩石,上刻“解放大军入闽第一村”,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,灯柱上悬挂着“中国红军万岁”和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”的旗帜。沿街前行,心,滚烫滚烫的。

一座座军民鱼水情的铜像在大地

与天空间释放出一种能量。方志敏关于信仰的名言在阳光的映照下光芒四射: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,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!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,乃是宇宙的真理。”旁边的墙上是方志敏的手迹:中国红军万岁!

望着这熠熠生辉的大字,当年激战的场面一遍又一遍在我脑海里闪现。

秋风中,我仿佛听见了号角,看到了战士们在冲锋。

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

我迈着敬仰的步伐向着纪念碑走去,近了。

“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”九个大字浓缩了奋斗岁月的苦难和辉煌!复式楼柱状的碑身直指苍穹,仿佛听到上梅农民武装暴动的那响彻云天的第一声枪响,随即而起的枪炮声,呐喊声,厮杀声,汹涌澎湃。

步伐沉重,我踏上了石阶,注目着黑色大理石的文字,阅读着闽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坚持“红旗不倒”的辉煌历史,领悟着碑座围屏上的陈毅、邓子恢、张鼎丞、叶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,仰望着朱德题的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。

置身纪念碑前,感受那份肃穆和安宁,碑上的红五星,在青翠欲滴的林木中格外醒目。

无数英雄魂,漫漫征程路,一位老奶奶牵着一位“红领巾”,缓缓地迈上了纪念碑的台阶。

生活故事

海鲜城看蟹王记

■钱水根 文

俩孙子看电视《深海捕蟹》,嚷着要看大螃蟹,儿子儿媳便答应去看澳洲“蟹王”,顺便带爷爷奶奶逛悉尼海鲜城,举家外出,我二老到澳洲后还是第一次。

悉尼海鲜市场在悉尼河边,建于1945年。据说是悉尼乃至澳洲集批发、零售与餐饮为一体的最大的海鲜市场,也是南半球最大的海鲜市场。

10时许,到达海鲜市场,找停车位花了好长时间。这里有500多种海产品,每天100多种当天捕获的海鲜上市,凌晨5:30开业,7:00对外营业。偌大的海鲜市场,人流涌动,熙熙攘攘,却秩序井然,无拥挤混乱。海鲜琳琅满目,餐厅鳞次栉比,特色各异,中西美食应有尽有,许多菜肴都有中文标注,市民、游客称之“享用、采购、观赏海鲜好去处”。

深海大龙虾、肥美三文鱼、闪闪的对虾、鲜活的生蚝……熟食摊各式海产尽现眼前;烧烤、刺身、油炸、清蒸、蒜茸炒……多种烹调手法,惹人垂涎,游客可即时品尝丰富美食,亦可随意选购海鲜。即买的鲜嫩海鲜交到熟食部大厨手上,可按您的口味烹调成丰富鲜美的海鲜餐。

还可以在旁边商店买瓶葡萄酒,到海港边的露天餐座,边欣赏海景,边品尝美食,别有一番风味。市场里还有面包点心铺、大型水果超市、葡萄酒专卖店,游客可随心所欲采购喜欢的食品。

如有兴趣,除了品尝名厨手艺,享用特色海鲜外,还可学习精湛厨艺,在市场内的海鲜烹饪学校,学习中、日、意、泰等国海鲜菜式的烹调方法,一试身手,亲自烹制一餐海鲜宴。

走走看看,来到了蟹族区,大螃蟹就是澳洲皇帝蟹、帝王蟹、泥蟹,我家两个“小不点”指指点点,问这问那,我们边走边解说。

此前,虽对澳洲“三大巨蟹”略

有听闻,但看到张张扬爪的真蟹,还是吃惊不小,澳洲巨蟹,名不虚传。

澳洲皇帝蟹足有面盆大,是世界上最重的螃蟹,“皇帝蟹”的名称由此而来。

帝王蟹全身铠甲长满硬刺,有“蟹中之王”的美誉。由于产自无污染的深海,且捕捞方式危险,帝王蟹价格十分昂贵。

澳洲泥蟹身躯庞大,属于蟹族中的巨无霸,蟹爪全部张开比脸盆还大。

离开蟹族区,已到午餐时间,在海鲜城吃海鲜的人真多,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擦肩而过的几乎都是中国人!我们买了午餐用的帝王蟹蟹腿、澳洲大龙虾,再加面包点心、水果,买了一只带回家的澳洲泥蟹。在可以看海港停泊渔船、游船和帆船的地方,选了一张能坐六人的餐桌;餐桌上有一个棚子,遮阳防晒,也可防海鸥偷食。这里的海鸥贼大胆,偷食极其敏捷,还有水鸟,较海鸥更强狠,不过偷技不如海鸥。

把现买的海鲜交给熟食部大厨,按照我们的口味烹制。大厨烹制时,我们到座位等待;海鲜制作完成时,谁的货谁的振动器就会振动,货主就去取货。烹制后的大龙虾,满满的一大盘,蟹腿装了两大盘……这顿午餐,我们挺满意。

泥蟹不宜久养,几天后,泥蟹分成几大件,一半用葱姜炒,一半学澳洲人做法,直接用汤煮;做法虽不同,蟹肉都鲜美无比,每一口都津津有味,吃得差不多时,再喝点汤,汤水清清,与浑厚的蟹肉相得益彰。另有一种做法是蟹肉煲粥,只能以后品尝了。

只是万没想到,“五花大绑”的泥蟹成了盘中美餐,两孙子哭了好久,大孙子更是一口都没吃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

独木小舟烟雨湿 ■唐嘉猷

时令小语

牛年忆牛

■叶基馥 文

今年恰逢农历辛丑牛年,牛年说“牛”是当下热门话题。说实话,小时候我虽然没见过牛,但对牛的印象不是那么好。

那天,父亲带我去平凉路一家浴室洗澡,忽然我发现父亲下腰部有道深深的伤疤,那伤疤如同一枚一元硬币的大小,十分刺目。父亲看到我惊诧的目光,用忆苦思甜的口气说道:那是13岁给地主放牛时,从牛背上摔下来造成的。

瞬间,小人书上那悠闲自得的“牧童吹笛”的情景,被我从脑海里赶得无踪无影。

17岁那年,我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市郊农场,终于看到了牛,是像上海动物园看到的大象那样的庞然大

物。牛栏里,几头棕色的耕牛挤在一起,有的慢悠悠地嚼着栏边的青草,有的不时地甩几下长长的尾巴。它们的眼睛颇大,个个睁得圆鼓鼓的,而牛头两边的牛角,就像弯弯的号角。我既好奇又胆怯地走上前去摸了一下牛角,硬硬的,真像摸着一把铜制的小吹号。放牛的老农好心地叫我体验一下骑牛的感觉,我顿时想起父亲身上那道刺目的伤疤,赶紧离开了牛栏。

到了农场没几个月,开始了春耕。这时候,连队里饲养的耕牛首先披挂上阵。它们脖子上套上牛轭,后面拖着犁耙,在老农不停地吆喝下,埋着头翻田犁地。农田被翻整后,“哗哗”地放入了大量河水,耕牛再一次披挂上阵,把一块块水田犁得平平整整,然后我们在平整过的水田里育秧,育的是早稻秧。

当秧苗开始移栽,又是耕牛率先走进田里,把更多的水田平整得如同一面面光滑的镜子。好几次,我看见耕牛在水田里累得东倒西歪,从鼻孔

里冒出一团团的热气,但耕牛在老农“吁吁”的吆喝下,仍然埋着头,迈着小步,拖着沉重的犁耙默默耕耘。

7月底收割完早稻,紧接着就要播种晚稻。晚稻一定要在立秋之前播种好,否则将影响产量。一大片收割完早稻的稻田都等着翻整,连队里的几头耕牛“加班加点”,没日没夜地在田里拼命干活,其中有一头累倒在田里,嘴里吐着白沫,全身都是黑乎乎的泥水。我知道此事后,便对牛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和好感。

在我离开农场前,附近有个连队被改建为奶牛场,就是现在的上海乳品四厂。当一群群的奶牛被大卡车运进牧场,我发现奶牛与耕牛最大区别是身上的毛色不同。耕牛是棕色的,而奶牛则是黑白相间。然而,当一瓶瓶牛奶从牧场运向市区,送进千家万户,我又觉得耕牛和奶牛,都有着同样的品质,那就是任劳任怨、默默奉献。

离开农场已近40年,但牛默默耕耘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